

中國四庫學

第三輯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 古籍整理研究所

鄧洪波 主編

中華書局

中國四庫學

第三輯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中國四庫學研究中心 古籍整理研究所

鄧洪波 主編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四庫學.第三輯/鄧洪波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9.1
ISBN 978-7-101-13770-5

I.中… II.鄧… III.《四庫全書》-研究 IV.Z1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33276 號

-
- 書 名 中國四庫學·第三輯
主 編 鄧洪波
責任編輯 胡正娟
封面設計 周 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2½ 插頁 4 字數 360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3770-5
定 價 98.00 元
-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一

尤物

戶部侍郎周亮工撰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婆北地同能不如
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于心乃世
人紛紛必欲執彞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
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文津閣《四庫全書》(國家圖書館藏)

《閩小紀》書影(一)

卷端鈐蓋“文津閣寶”朱文大方印。《閩小紀》四卷，清周亮工撰，文津閣《四庫全書》撤毀書，今藏天津圖書館。

數級滌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為一區可五里得分水
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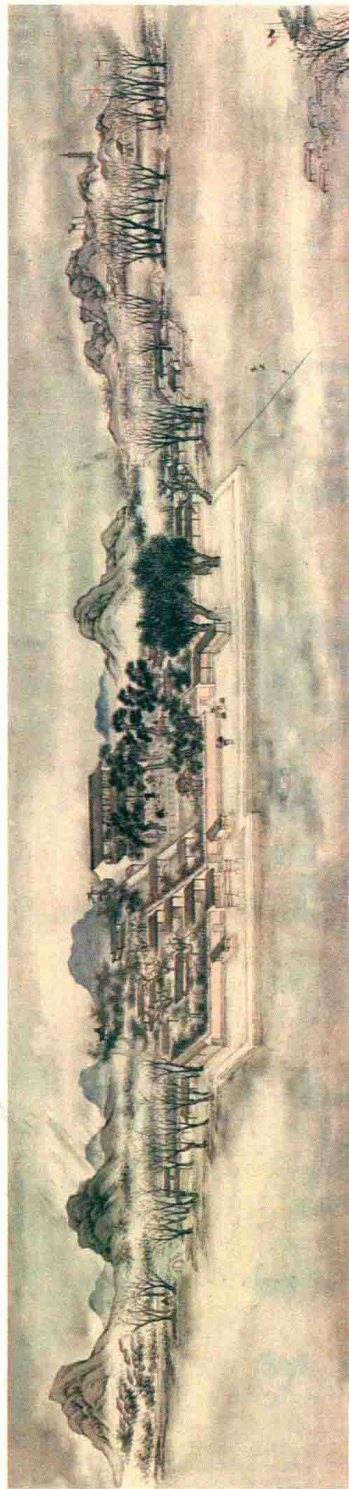
雪峰

侯官雪峰之顛有泉一坎纔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
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
株一為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為閩王手植樛而
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識石卵爆盡我當
再來近皆荒廢曩滾木毬亦無存矣

書庫抱殘圖

同治三年秋
陸光祺
仲作

此圖卷高33厘米，長140厘米，由陸光祺應丁丙之請繪於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繪圖後陸光祺在圖右題寫了跋語。圖卷中主要描繪孤山全景，其中的建築物如清行宮及文瀾閣等均完好無損，應該是陸光祺憑藉記憶繪製了文瀾閣未遭劫難前的情景。同治六年（1867年），莫友芝應丁氏兄弟之請，為圖卷篆文“書庫抱殘圖”置于卷端，並署名“同治丁卯九秋為丁君竹舟松生昆仲作。友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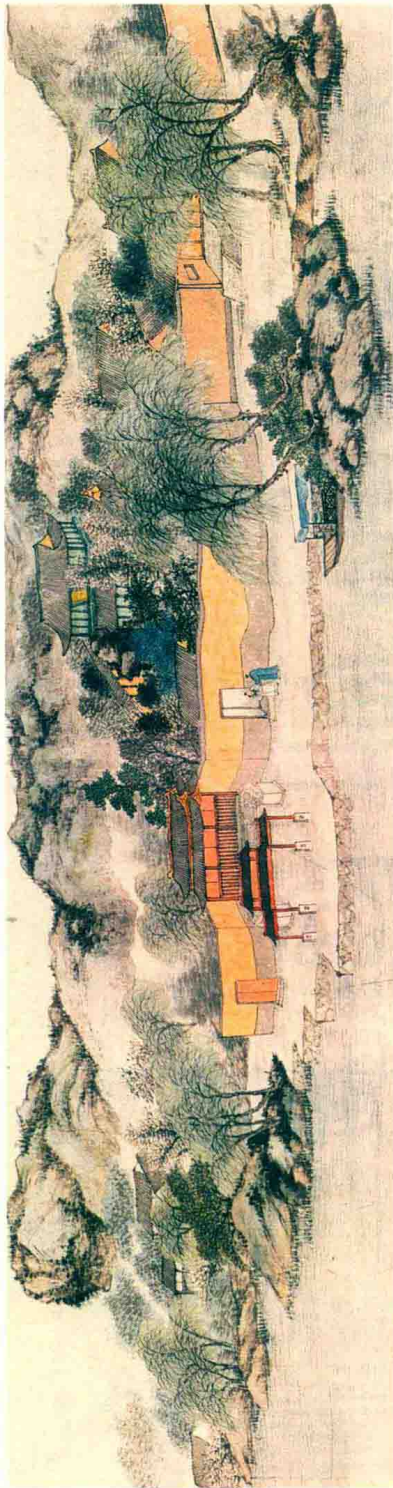


（清）陸光祺《書庫抱殘圖》（杭州博物館藏）

此圖卷高33厘米，長140厘米，由陸光祺應丁丙之請繪於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繪圖後陸光祺在圖右題寫了跋語。圖卷中主要描繪孤山全景，其中的建築物如清行宮及文瀾閣等均完好無損，應該是陸光祺憑藉記憶繪製了文瀾閣未遭劫難前的情景。同治六年（1867年），莫友芝應丁氏兄弟之請，為圖卷篆文“書庫抱殘圖”置于卷端，並署名“同治丁卯九秋為丁君竹舟松生昆仲作。友芝”。

文瀾補書圖

丁亥立夏
陳瑤書



(清) 無款《文瀾補書圖》(藏杭州博物館)

此圖卷高 29 厘米，長 98.3 厘米。畫者未署名。陳瑤書寫了行書“文瀾補書圖”五字于卷端，末尾署名“丁亥立夏，陳瑤書”小字兩行。圖卷描繪了重建後的文瀾閣，可以看到角門有人出入，湖邊停著小舟，描述的是文瀾閣歸書後已正常開始工作的場景。題畫所署“丁亥”，為光緒十三年（1887 年），可能是陳瑤在杭州知府任內時應丁氏所請而書。

《中國四庫學》編委會

主 編

鄧洪波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序)

江慶柏	杜澤遜	李國慶	李清良	肖永明
吳仰湘	吳哲夫	吳 格	吳國武	何宗美
汪受寬	武秀成	周積明	夏長樸	陳曉華
黃愛平	張 昇	張固也	董恩林	程章燦
舒大剛	趙生群	廖可斌	鄧洪波	鄧國光
嚴佐之	顧宏義			

編 輯

李成晴 許超傑 蔣鵬翔 羅 琴

編 務

吳 晗

目 錄

◎四庫學綜合研究

略議《四庫全書總目》與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百餘年來四庫學研究述評

吳國武 / 001
單 磊 / 017

◎四庫提要研究

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
——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係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成書再考
國家圖書館藏《惜抱軒四庫館校錄書題》抄本考略
黃度《尚書說》四庫提要考辨

夏長樸 / 056
郭明芳 / 080
高樹偉 / 097
陳啟遠 / 110

◎經部研究

吐魯番出土《詩經》寫本叙錄
柳興恩《穀梁大義述》述略
顧廷龍與《尚書文字合編》

許建平 / 126
許超傑 / 141
李福標 / 157

◎史部研究

- 邢玠年譜 劉國宣 / 186
上海圖書館藏《章實齋稿》研究 王園園 / 201

◎子部研究

- 清光緒活字本《墨子閒詁》考述 蔣鵬翔 / 211
《論衡》盧文弨校語集錄 馮先思 / 218
《群書考索》四庫底本考論 琚小飛 田 雯 / 248

◎集部研究

- 《四庫全書總目》元人文集提要所涉人物傳記考證 杜春雷 / 260
《四松堂集》所涉“龔紫樹”及“苻莊”考略 陳 章 / 268

◎文獻整理

- 葉景葵致王文進手札輯注 肖亞男 楊 健整理 / 281
陳寶琛、陳璧等致邱菽園信札釋讀 張人鳳整理 / 294
二十八宿研齋書錄兩種(附一種) 王蔭嘉 王欣夫撰 李軍整理 / 302

◎附錄

- 《中國四庫學》稿約 / 352
《中國四庫學》稿件格式要求 / 354

· 四庫學綜合研究

略議《四庫全書總目》與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吳國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

摘 要：近年，“中國古典學”一詞進入國內同行的視野，然而各家理解不盡相同。從古典學原意和源流來看，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是定義中國古典學的起點，清朝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在中國古典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四庫全書總目》以經典要籍及其注釋、仿作、翻新為序列，精心構造四部分類系統及其學術分野，完整呈現了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以古書文獻的文本史實考證、義理辭章評析等工作為中心，全面揭示歷代學術傳統及其學理依據，完整形成了中國古典學的典範形式和進路方法。《四庫全書總目》問世後，不僅被公認為古典學術史的標準讀物，也成為了近現代專治中國古典學的門徑。《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古典學走向自覺的重要節點，《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標志著中國古典學的成立。

關鍵詞：《四庫全書》纂修；《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典學；成立

一、引言

“中國古典學”一詞，相當一段時間內為日本學界所使用。1928年，漢學名家內藤湖南寫過一篇題為《關於支那古典學的研究法》^①的文章，文中談到其第一種

^① [日] 內藤湖南：《支那古典學の研究法に就きて》，《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研幾小錄》，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

學問就是經學，還提及西方科學的古典學方法。反觀我國學界，大家長期使用“國學”“中學”“舊學”等語彙比較寬泛地討論中國的傳統學問。近年，國內研究者嘗試用“中國古典學”來定義各自的傳統中國研究或中國古典學術研究。歸納起來，海內外學界對於“中國古典學”的含義大致有四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日本學者將本國語境中的“傳統漢學”稱之為“中國古典學”或“古典中國學”，與歐美語境中的“漢學”或“中國研究”區別開來。這種看法與日本久遠的漢學傳統有關，在日本學界已有較大共識。第二種看法，部分國內學者將“先秦典籍整理與研究”或“先秦秦漢歷史文明”稱之為“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學在時段和理念上對應起來。這種看法與晚近中國的上古史及出土文獻研究有關，以裘錫圭為代表致力於所謂“中國古典學的重建”^①。第三種看法，部分國內學者將“國學”直接改稱為“中國古典學”，以謀求整體地進入現代學科體系。這種看法與當下國學學科建設、傳統文化弘揚有關，以一些國學研究機構及相關推動者為代表。第四種看法，部分國內學者將“中國古典文明”稱為“中國古典學”，與西方古典文明相對應。這種看法著眼于中西古典的比較視野，在時段上不拘于“先秦秦漢”，在理念上又與“國學”論者有相通之處。

後三種看法中，以裘錫圭的“中國古典學”定義在國內學界中影響最大。然而，視“先秦典籍整理與研究”或“先秦秦漢歷史文明”為“中國古典學”的主張，大體是現代學術理念、學科認識和方法意識的延續，還需要解決如何對接整個中國古典傳統的大問題。其他兩種看法，或者本土立場過濃，或者內涵外延太寬，需要反思的地方更多。個人以為，回歸古典學的根本理念和內在邏輯，回歸中國古典學之于中國傳統學術的接續傳承，回歸中國古典學之于現代學術的持久發展，是論者面臨的新問題和新挑戰。追本溯源，只有整體梳理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來龍去脈，才能準確說明和定義中國古典學。從古典學原意和中國古典傳統源流來看，這種整體梳理的最好途徑便是對中國古典目錄的再審視和再研究。

^① 按：此前，日知先生曾倡言中西古典學。裘錫圭首先發表《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一文，立足于考古資料與先秦秦漢古籍整理，該文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後來，劉釗、陳家寧發表《論中國古典學的重建》一文，強調“研究先秦秦漢時期中國文明的學問”，刊登于《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近年，裘錫圭又發表《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一文，認為中國古典學“蘊含著中華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刊登于《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4日第11版。

衆所周知,《四庫全書總目》是數千年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集大成之作。可惜的是,論者要麼拘于分析其作為學術門徑的解題目錄性質,要麼止于觀察其所反映的清代學術動向,要麼旨在了解古典文獻的流傳,要麼依此泛論中國文化的特質,鮮有論者專門考察《四庫全書》纂修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對於今日中國古典學的重要意義。個人以為,《四庫全書》纂修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可以成為探討中國古典學及其內涵外延的最佳切入點。

二、《四庫全書》纂修與中國古典學的自覺

若要討論“中國古典”,先應該回到漢文古典文獻的形成發展上來,回到漢文經典要籍的傳承研習上來。“西方古典學”是指古希臘、古羅馬文獻乃至整個文明的學問,“中國古典學”則是指先秦以來古典文獻(特別是經典要籍)及其傳習的學問。儘管兩種古典學出自不同的歷史環境,前者偏重文明研究,後者偏重經典傳習,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基于古典文獻整理研究而生發出來的系列學問。

漢文古典文獻整理有著悠久的歷史,從春秋時期至清前期兩千多年間的整理活動中,前賢編撰了非常可觀的古典目錄及相關著作,記錄了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文化淵源和發端歷程。然而,這些整理活動要麼缺乏對“古”(即古書、古代)的整體認識,要麼缺乏對“典”(即經典、典範)的地位確認,要麼缺乏對“學(即學理)”的內在建構。遲至清代中葉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中國古典學才由充分積累進入了自覺建設時代。

(一)《四庫全書》纂修對古典文獻的全面系統整理

乾隆以前,漢文古典文獻的整理,經歷了整理“六藝”到整理“四部”文獻等幾個重要階段。不過,這些整理活動的特點是,徵書校書規模相對較小,所涉文獻種類相對不多,所涉整理工作相對簡易。而纂修《四庫全書》,時間上延續數十年,空間上遍及朝野地方,徵書規模牽涉數萬種文獻,工作任務則是徵書、輯佚、辨偽和校讎四者並重。自來整理古典文獻,未有如此全面系統者。

其一,全面系統地收集古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三年,清廷在

內府藏書之外下詔全面徵書。^① 據統計,《四庫全書總目》收書數目為 10 254 種,若加上副本、禁毀等各種原因未登錄者,應有數萬種之多。自來徵書,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收集程度,使館內外學者有條件更為整體地認識傳世的漢文古書和久遠的主流學術。

其二,全面系統地輯佚古書。當初,設立四庫全書館與從《永樂大典》中系統輯佚古書密切相關。^② 從四庫全書館組織架構來說,清廷專設“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任命官員人數達 39 人,其重要性顯而易見。據研究,《永樂大典》擬纂佚書 1 100 多種,輯佚出 700 多種書,收入《四庫全書》有 300 多種。^③ 自來輯佚,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輯佚程度,使館內外學者有條件重建古書經典的完整序列,重構古典學術史的關鍵環節。

其三,全面系統地辨偽古書。四庫開館之後,對收集和輯佚的古書進行考辨校核,是《四庫全書》纂修中分量很重的工作。據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辨偽書目有數百種之多。^④ 當時的辨偽,以經書、子書為主,兼及史部、集部。自來辨偽,也沒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辨偽程度,使館內外學者有條件建立一套可信的古典文獻系統,更為準確地理解古典學術源流。

其四,全面系統地校讎古書。開館之初,朱筠便提出“著錄與校讎並重”^⑤。從纂修過程來看,著錄、校讎需要經過時間很長、嚴格複雜的工序,皇帝、總裁以下所有館臣分別承擔了分纂、總纂、分校、協勘、重校、總校、總閱、欽定等各項各階段任務,並產生了目錄形式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校勘記形式的《四庫全書考證》等眾多成果。自來校讎,未有如此大規模者。這種校讎程度,使館內外學者有條件熟悉並把握古書經典和古典學術的內在規律。

(二)《四庫全書》纂修對於經典要籍的高度重視

乾隆以前,官方和學界已逐漸重視經典要籍在漢文古典文獻中的優先地位。

①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1—37頁。

②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1《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椒華吟舫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44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7頁。

③ 張昇:《永樂大典流傳與輯佚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④ 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附錄一《〈四庫全書總目〉辨偽書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454—481頁。

⑤ (清)朱筠:《笥河文集》卷1《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第127頁。

乾隆即位不久，詔令校刊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等正經正史，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鑒輯覽》“三通”等史部典籍，這直接影響到《四庫全書》纂修時經史要籍優先地位的強化。

乾隆三十八年(1773)，兩江總督高晉上奏稱：“竊照欽奉上諭，纂輯《四庫全書》。首冠以經，表自古聖賢之統緒；次列以史，垂累朝興廢之源流。此外，說經論史之書，苟能互相發明，均可列諸簡冊。”^①首冠以經，次列以史，徵書和校書均以兩部為重心。乾隆四十二年，上諭寄浙江巡撫三寶：“朕閱四庫全書館所進抄本朱彝尊《經義考》，于歷代說經諸書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于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此書現已刊行于世，聞書板尚在浙江。著將御製詩錄寄三寶，就便詢問藏板之家，如願將朕此詩，添冠卷端，聽其刊刻，亦使士林咸知朕闡崇經學之意。”^②乾隆不僅強化《四庫全書》纂修對於經學的重視，而且還將其闡崇經學之意頒告天下。

《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正經正史、說經論史之書受到高度重視，不僅在經典要籍的提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還被用來作為考辨和評價其他古書的標準。自來表彰經典要籍，沒有如此全面系統者。

(三)《四庫全書》纂修中古典語文學的成熟

乾隆以前，漢文古典文獻整理也涉及訓詁、考證工作，但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古典語文學理念方法。只有到了纂修《四庫全書》，館臣倡言“讀書必先識字”，“以字通其詞，以詞通其道”，以“小學”為代表的古典語文學真正走向成熟。這套語文學理念方法，是在《說文》《爾雅》及經傳注疏基礎上形成的。自來校書，未有如此重視語文學者。

其一，《說文》《爾雅》之學的宣導。朱筠最先提倡《說文》之學，在安徽學政任內主持校訂《說文解字》，並委王念孫等人校正刊行。他提出：“讀書必先識字，特取舊本《說文解字》重為校刻，自製序文，揭以四端：曰部分、曰字體、曰音聲、曰訓詁，為學六書者指示途徑。”^③四庫開館後，朱氏及其後輩弟子如程晉芳、陸錫熊、任大椿、

① 《兩江總督高晉奏續得經史各書開單呈覽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9頁。

② 《寄諭浙江巡撫三寶查詢朱彝尊《經義考》藏板之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上冊，第583頁。

③ 徐世昌等編，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卷85，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361頁。

王念孫等人入館，《說文》之學在館內外蔚為風氣。與此同時，戴震提倡《爾雅》之學。他指出：“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于《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于至道。……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①後來，邵晉涵便在戴震的基礎上，完成了一部《爾雅正義》。《說文》囑字學，《爾雅》通故訓，在館內外學者的努力下成為讀古書、治古經之基礎。

其二，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成立。朱筠在安徽學政期間，對於古典學術有新的見解。他說：“凡于經之天地、山水、宮室、器用、衣服、鳥獸、草木、蟲魚之詳，悉皆當周知，而先之以訓詁。然後其于經之義秩然、粲然、怡然、渙然也。……與諸生諄諄言之者，通經與識字而已。”^②先明訓詁、後通經義，形成了新的治古經、讀古書之法。四庫總纂官紀昀在《小學類叙》中說：“古小學所教，不過小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為小學。……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之類相參並列，而小學益多歧矣。考訂源流，惟《漢志》根據經義，要為近古。”^③對此，張舜徽總結道：“《四庫總目》以《爾雅》之屬歸諸訓詁，《說文》之屬歸諸文字，《廣韻》之屬歸諸韻書，而總題曰小學，此清儒之所謂小學也。”^④至此，作為語文學的“小學”得以成立。

其三，目錄版本校勘之學的成熟。《四庫全書》纂修時標舉“著錄與校讎並重”，具體工作大致如下：先從歷代目錄群書的著錄入手，搜羅古書各類版本，考察古書成書體例，校勘各版本及相關書籍，附校勘記于所校閣書之末，彙編《四庫全書考證》並撰成《四庫全書總目》。《總目·凡例》說：“今詔求古籍，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其上者，悉登編錄，罔致遺珠；其次者，亦長短兼臚，見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訓，義或違經，則附載其名，兼匡厥謬；至于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雖咎譽之咸無，要流傳之已久，準諸家著錄之例，亦併存其目，以備考核。等差有辨，旌別兼施，自有典籍以來，無如斯之博且精矣。”^⑤可見，作為整體的目錄版本校勘之學日趨成熟。

①（清）戴震：《文集》卷3《爾雅文字考序》，湯志鈞等整理《戴震集》上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1頁。

②（清）朱筠：《笥河文集》卷5《安徽試卷序》。

③（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0《經部小學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338頁。

④張舜徽：《四庫提要敘講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40頁。

⑤（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6—17頁。

綜上，誠如正總裁永瑤所言：“俾學者由書目（《簡明目錄》）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考鏡源流，用昭文治之盛。”^①《四庫全書》纂修，標誌著中國古典學在“古（古書、古代）”“典（經典、典範）”“學（學理）”三個層次上走向自覺。

三、從《四庫全書總目》看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的成立

在中國古典及其學問的傳習過程中，漢文古典文獻整理是起點，經典要籍研究是關鍵，古典語文學是基礎，由此而來還有文本史實考證、義理辭章評析，乃至於身家性命、天下國家之道。然而，先秦以來的文獻整理活動，大體專注於古書的編目著錄和文本的校訂解釋，缺乏對各類專門學問全面系統的認識和把握，也沒有形成內涵外延明晰的古典學完整結構。只有到了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和編纂《四庫全書總目》，館內外學者全面系統地總結各類專門學問，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和架構體系才得以成立。

（一）古典學的性質宗旨

在《四庫全書總目》編纂中，清廷和館臣強調以正經、正史為代表的經典要籍是中國古典的主體，中國古典學的性質宗旨得以成立。這些經典要籍及其注釋、仿作、翻新，呈現出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文獻序列；這些經典要籍的理解和傳習，構成了豐富複雜的學術內容。

其一，古書經典的排序，依照注從經典、類附于本的原則。過去的目錄，古書排序不太嚴整。《總目凡例》說：“諸書次序，雖從其時代，至于箋釋舊文，則仍從所注之書，而不論作注之人。……《史記疑問》附《史記》後，《班馬異同》附《漢書》後之類，亦同此例，以便參考。……蓋雖哀輯舊文，而實自為著述，與因原書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②“禮類儀禮之屬”案語又說：“《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于《儀禮》。……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為根柢，從其本而類附也。”^③館

① 《質郡王永瑤等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書告竣呈覽請旨陳設刊行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四庫全書纂修檔案》下冊，第1602頁。

②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第17頁。

③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20《經部禮類二》，第168頁。